

顧祝同與西南

王成聖

綏靖滇黔政通人和

遐齡九六高壽的國之大老顧祝同上將之喪，於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八日在臺北第一殯儀館舉行公祭，旋即發引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安葬。冠蓋雲集，飾終典禮，至為隆重。顧上將畢生受知於先總統蔣公介石，屢當方面，迭為重鎮。識者每以爲他自三十九歲英年出任洛陽行營主任，抗戰八年期間始終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謂之爲始發軔於西北，成大業於東南。似乎遺忘了他和西南各省淵源之深，關係之密。甚且一度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國脈行將斷喪的最緊要關頭，運用其寬以馭衆，德能服人的私人良好關係，七轡不驚，片紙寸楮居然扭轉乾坤，挽回大局，解除了國家糜爛的危機。

筆者從事近代史之撰述與教學工作有年，搜集了不少的相關史料，因而深感不可不濡筆一記，留供未來史家參考。

顧祝同首度涉足西南，早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當年正值蔣公介石任大本營參謀長兼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參謀長，在軍事方面爲國父

孫中山先生倚爲第一臂助。顧祝同和他的保定軍官學校六期同學趙啓霖在十一年元月抵達桂林謁見蔣公，蔣公立即任命他爲軍部上尉副官，旋又派兼軍士教導隊區隊長。

從此以後顧祝同參加北伐、剿共、抗戰，青雲直上，曾主持西南軍政多年，政通人和，極爲西南人士所崇敬與懷念。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中央軍在江西第五次圍剿中共，大功告成，共軍正在二萬五千里流竄途中。顧祝同時年四十四歲，是年四月一日奉國民政府任命爲陸軍二級上將。五月十七日即奉蔣公電召，自駐贛綏靖主任任上，由南昌飛往重慶，再轉昆明謁見蔣公，奉命兼任貴州綏靖主任，肩負綏靖滇黔的重責大任。三日後蔣公飛成都親自指揮四川剿共軍事。十月二日奉派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四川行營主任，負責統一指揮西南各省剿共軍事，暨地方綏靖事宜。

從那時候起，顧祝同就已經成爲大西南的最高軍政長官了。

那時節的川康兩省軍頭林立，各據一方，打起仗來，各懷私心，保全實力，未能阻遏紅禍蔓

延。共軍在顧祝同親率中央大軍窮追猛打，狼狽北竄之際，纍纍然如喪家之犬的朱德與徐向前所部，居然能够攻陷西康天全，使川邊重鎮雅安告危，進而即將拊成都側背。幸由顧祝同飛符召將，立飭中央軍第二路軍薛岳所部第一、第二縱隊，迅速向成都集中，保住了川省主席劉湘岌岌可危的地位。

十一月十六日他又親率賀國光、韓德勤兩員大將，飛往成都安定軍心，親自督戰。十七日他抵達成都西南重鎮川邊的邛崃，十八日力克川康邊境第一要隘——夾門關，一直把朱德、徐向前驅往岷江一帶流竄。不幸川康部隊怯於拒外，二十三日共軍再陷榮經，於是成都以南的洪雅告急，成都城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劉湘的部隊兵荒馬亂，地位搖搖欲墜。其結果還是依靠顧祝同身在前線，指揮若定，檄調薛岳麾下下的第一縱隊吳奇偉、第二縱隊周渾元兩部櫛風沐雨，日夜兼程，自洪雅開拔，直撲西康省境的榮經、漢源，予朱德、徐向前以迎頭痛擊。

此時，更在各路吃緊，軍書旁午的時分，他來上一次飛將軍自天而降的雪中送炭義舉，將陶

廣所部的第六十二師一支勁旅調到成都，鞏固城防。顧祝同運籌帷幄，從容部署，於十二月九日下達總攻擊令，大軍齊發，終將朱德、徐向前兩部共軍打得落花流水，四散奔逃。十二月十六日，刻在臺灣的第二路軍總指揮薛岳身先士卒，光復榮經重鎮，成都之圍解除，川邊情勢才整個的穩定下來。

勇救劉湘贏得感激

顧祝同對於劉湘有過這一次拯危之惠，解圍之德，劉湘自是深表佩服，衷心感激。由於顧祝同的以誠待人，激勵川軍，自後劉湘不但與顧祝同通力合作，尚且言聽計從，唯命是聽。最明顯的表現之一，是為劉湘竭力贊助，在成都設立了中央軍校成都分校，全面調訓川軍幹部。其次為劉湘充份同意顧祝同的鐵腕措施，將四川全省軍政劃分清楚，大小軍頭裁汰兼併，使為患七千萬四川同胞的防區制全盤取消。他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將川康兩省劃分為八個綏靖區，是即為西昌李家鈺、崇慶鄧錫侯、宜賓楊森、雅安劉文輝、綿陽孫震、萬縣唐式遵、瀘縣潘文華和涪陵許紹宗，八位軍要各由中央委為綏靖區司令官，專管組訓民衆，清剿餘共，興建公路，開發交通。嚴格限制不准干涉轄區的行政、財政、黨務、司法諸事宜。尤其限期完成綏靖工作，把四川全省自民國初年以來無一日無內戰，無一處得安寧的動盪不安，在一日之間一掃而空。

化軍頭為綏靖司令官，將內戰改成消滅殘共，自茲而後，這位深獲蔣介石委員長倚重，劉湘

省主席感戴的四川行營主任顧祝同，嚴格規定四川各軍軍費一律由行營撥交給劉湘轉發，全面進行裁軍。自民初以迄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四川是全國部隊最多，人民負擔最重的一個省份，僅祇經由劉湘呈報中央備案的川軍隊伍，就有八個軍，下轄二十六個師，九個獨立旅，共有步兵一百七十一個團之多。其它由各地大小軍官就地收稅，自行建立或擴編的部隊，更難以數計。

因此四川一省有許多地方，在民國十幾年間，預征田賦已經繳到民國三、四十年。川民負荷之沉重，生活之艱苦，真正到了衣食不週，難以維生的地步。這一項積弊之徹底根除，也是由顧祝同嚴格執行蔣委員長的軍令而得來非易，各軍交出防區，一律縮編三分之一，全川軍費，額定每月三百六十萬元。這便是顧祝同雷厲風行，完成川省裁軍的第一步。

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一月號，第四十一卷第一期的中外雜誌，曾經登過一張攝自五十年前，極為珍貴的歷史圖照。那便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五日，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主委何應欽、副主委顧祝同飛抵重慶，由另一位副主任委員劉湘，率同川軍各高級將領，在機場列隊迎迓時所攝。這一次川康整軍會議，曾在顧祝同主持的重慶行營舉行四天，四川各軍、師自獨立團長以上一體出席，照案通過整軍原則十項，即將付諸實施。會議期間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大舉進犯，於是整軍會議便一改而為川軍出川參加抗戰的準備工作會議了。

和劉湘的深厚交誼

顧祝同在重慶行營主任任期之內，和四川省主席劉湘建立了關係極為良好的公誼與私交，益使劉湘傾心輸誠於中央。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西安雙十二事變，張學良劫持統帥蔣委員長兩天後，劉湘獲知確息，首即於十二月十四日致電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至表震驚與關切，並曾詢問：「政府將採何種應變措施？」尤其斬釘截鐵的表示：「川事湘當絕對負責，盡力防護，共維大局。」

當時顧祝同正以重慶行營主任兼領貴州省主席，他在十二月十六日由重慶飛抵南京，參加營救蔣委員長事宜。曾經立即召見劉湘的心腹智囊，時在南京公幹的四川財政廳長劉航琛，令他攜帶一封親筆函件，當天飛回成都，切囑劉湘顧全大局，劉湘接信以後旋即致電南京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暨何應欽、顧祝同，說明他已遵照顧祝同所囑，致電張學良加以痛斥：「……親痛仇快，國亡無日，良用痛心！」並且促使張學良：「速求政治解決，立即恢復蔣委員長自由」。同時重向顧祝同明確表示：「竭誠擁護中央決策，鞏固中樞，弭息內爭。」劉湘更主動請命來京，參與營救蔣委員長的一切行動。就當時各省大吏而言，劉湘的表現應該算是够忠誠、够堅定，行動也够迅速了。這是顧、劉交往極關重要的一段史實。由於劉湘在西安事變驚人事件中能有明快良好的表現，中央方面，十二月十七日方由國民政府明令，特派劉峙為討逆（張、楊）軍東路集團

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又因為顧祝同的西路集團軍之中，僅有王均的第一縱隊（第三軍）兩個師、胡宗南的第二縱隊（第一軍）三師一補充旅、毛炳文的第三縱隊（第三十七軍）三個師，以及萬耀煌的第十三師。由於萬耀煌本人被張、楊扣留，困在西安城裏。西安以西的三支部隊，當時係與張學良的東北軍併肩作戰，肅清朱毛殘餘之衆。已經開到了隴西地區，而與共軍正面對峙，右翼則與張學良的東北軍相鄰，左側也是駐在甘肅境內的東北軍甘肅省主席于學忠所部。雙十二西安之變，十三日于學忠旋即稱叛，因而使中央孤軍，淪於三面被圍的險惡態勢之中。西路討逆，無兵可用。所以國民政府方於十七日同一天下令，派任劉湘為川康綏靖公署主任，把西康也納入他的轄區。劉湘在十八日接獲電令以後，當天便發表通電，定於二十日在成都就職，宣言：「今後惟有勉盡地方綏靖之責，用紓中樞西顧之憂。」二十日劉湘再電南京孔祥熙、何應欽、顧祝同，自動請纓，深願參與營救蔣委員長。因此之故，如若張學良不徹底悔悟，不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親自伴送蔣委員長飛離西安，討逆之戰果若展開，功在西南的顧祝同，定必會動用川軍，與劉湘併肩討逆作戰，一股作氣收平張楊之亂呢！

護送蔣公機上守夜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七月十五日，中共藉由民主同盟主要人物，西南聯大教授，名詩人聞一多在昆明遇刺身死事件，推波助瀾，擴大

宣傳，掀起軒然巨波。當時恰值美國特使馬歇爾在華負責調處國共紛爭，國民政府主席蔣公唯恐事態擴大，先派內政部長兼警察總署署長唐縱暨憲兵司令張鎮前往處理。但是血案未破，仍難平抑輿情，風潮只有越鬧越大。蔣主席迫不得已，特派與西南人士淵源較深，位高望隆的國防部改制以後首任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前往查辦。這是一項非常特殊而艱鉅的任務。顧祝同只帶了日前病逝臺北的陸總副參謀長冷欣和軍法處副處長張小鷗兩人專機前往。他祇花了四天工夫，即將兇手查出。原來是兩名連排長憤於聞一多辱罵政府，詆毀軍人，怒而拔槍殺了聞一多。顧祝同立即採取壯士斷腕的果決措施，公開審判，做成裁決，將兩名兇手處死，直屬長官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則予革職，交陸軍總部看管，遺缺由貴州籍的第八軍軍長何紹周繼任。然後公開招待記者，發表聲明，對兩名低級軍官之死「不勝感慨」，期勉國人慎勿輕毀艱難締造的國家，適當愛護浴血抗戰的國軍官兵。稱得上是太義凜然，義正詞嚴，使雲南人士大為感動。紛紛的與顧祝同就籌交錯，爭相結交，從而為三年以後盧漢叛變，他的毅然兼任西南軍政長官，扭轉大局，建立了大為有利的基礎，更成就了他在西南的一項最大事功。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大陸戰亂局勢惡化，十月十四日廣州失陷，中央政府人員先期撤退，大陸整個淪陷已是指顧間事。顧祝同以參謀總長，兼陸軍總司令，坐鎮重慶，肆應大局。十一月初川東告緊，宋希濂寡不敵衆，不戰而潰退

。顧祝同正忙於疏運中央高級官員，十一月十四日蔣公介石忽然飛抵重慶，親自巡視守備情形。顧祝同日夜隨侍，商同指揮。一直苦撐到十一月二十九日，重慶近郊發生激戰，顧祝同極力懇勸蔣公及時撤離。當晚蔣、顧二人驅車駛往白市驛機場，準備飛往「孤島據點」成都，由於先有一架軍機撞山墜毀，機師晚間不敢起飛。蔣公和顧祝同就只好在槍砲大作聲中，於專機上坐候一夜，次日凌晨冒險起飛的時候，共軍已經源源開進重慶市區了。

西昌蒙自最後巡禮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兵荒馬亂，風鶴相驚的四川省會成都，蔣公電召國軍駐滇三位軍長李彌、余程萬、龍澤滙飛蓉商討保衛雲南戰略，九日再派這三位軍長陪同西南軍政長官刻在臺北的總統府資政張羣飛往昆明，就商於雲南省主席盧漢。殊不料甫抵昆明一下飛機，張羣和李彌、余程萬即遭盧漢扣留。盧漢和龍澤滙等不但通電投共，尙且致電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請他立即扣留蔣公，以期向中共「戴罪立功」。電到之時是十二月十日，劉文輝和另一川軍將領鄧錫侯立即響應，顧祝同又一次極力陳詞，苦勸蔣公即飛返臺北。蔣公却一直流連到晚間七時，方始依依不舍的搭機離去。當時胡宗南的數十大軍已是風流雲散，四面楚歌的一支孤軍。

顧祝同却還在急切設法達成蔣公的願望，積極部署中央軍部隊，迅即反攻昆明營救陷在城裏的中央大員張羣和李彌、余程萬等諸將領，藉以

文采風流賈景德

陳國基

在臺逝世已多年的國民大會代表賈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縣人，山西大學肄業，前清光緒甲辰科進士。歷任黑龍江省公署民政史治總辦，山西都督秘書監，山西北路觀察使，山東濟寧道尹，政務廳長，正太鐵路局長，同成鐵路督辦，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太原政治分會委員，平津衛戍總司令部秘書長，太原綏靖公署秘書長，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秘書長，銓敘部長，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總統府資政。國學根基深厚，詩文、書法、寫作俱佳。文采風流，極受人敬重。民國四十二年秋天，中國電影製片廠拍了一部洛神平劇紀錄片，由名伶金素琴主演，洛神一片拍攝完竣後，曾經招待政府首長各界領袖觀賞，大家一致表示讚揚，賈景德時任考試院代院長，對「洛神」片更讚揚備至，特別賦題絕句十首贈名伶金素琴，作為他的觀後感，一經品題，身价十倍，金素琴大名與「洛神」一時騰傳廣遠，原詩如下：

觀明星金素琴洛神平劇電影片賦題絕句十首

- (一) 銀幕傳真亦大奇，美人色相妙伶詞。
- 雲端仙袂飄飄舉，鏡內情郎不自怡。
- (二) 子建才華遠擅場，也隨宋玉賦高堂。

- 那知神駿情移地，夢裡何曾薦楚王。
- (三) 凌波微步襪生塵，游女相携憶漢濱。
- 良會不長哀一逝，道殊情重恨人神。
- (四) 悅己為容夜不陽，執鞭塞日事哀傷。
- 少翁縱有招魂術，燕姁何堪見武皇。
- (五) 振蕩心神強自持，佳人習體更明詩。
- 故將珠玉相投報，不指潛淵訂後期。
- (六) 當年誰解郭城圍，心寄君王願久違。
- 自分此生緣已盡，可堪平視到諸妃。
- (七) 作賦陳詩為感甄，宓妃留枕倍情親。
- 驚鴻照影龍遊戲，竦立輕軀是洛神。
- (八) 嘉耦如何賦仳離，棄言交甫早相欺。
- 接歡終有良媒在，且托微波寄所思。
- (九) 二妃踐約自南湖，靈感多應禮自防。
- 好藉陳王才八斗，椒塗蘅薄水流芳。
- (十) 殷懃解珮持相贈，一簪真堪抵萬金。
- 琴約崩成腰若素，託心原不仗挑琴。

第十首每一句的句尾都嵌了一個字，合併攏來一讀，乃是贈金素琴四字。賈景德以此精心之作，詠主演女伶，真是金素琴的最高榮譽，往後竟有人傳言說賈煜如與金素琴如何如何，實則絕無其事，僅止於文字因緣而已。

建立大陸最後反攻基地，成立西昌大本營。也正因為有這一股力量，使張羣在十二月十一日卒能脫險，搭乘外國客機飛離昆明，當晚抵達海防轉赴香港臺北。十二月十四日，顧祝同遙控指揮的國軍已經迫近昆明市區，使盧漢為之悚然畏懼。於十二月十六日釋李彌，十九日釋出余程萬與一九三師師長石補天。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元月十四日顧祝同由海南島三亞轉飛蒙自，照料二十六軍撤往海南轉進臺灣。十五日一早，他臨時做了一個決定，僅祇携同時任雲南省主席兼綏靖主任的李彌，陸總第三廳廳長許朗軒，和副官、電務員各一，衛士兩名，單機飛往西昌。在烽火連天聲中，往晤老友西昌警備總司令兼西康省主席賀國光，和他所任命的代理西南軍政長官胡宗南，宣慰他們所屬的部隊，並且指示西南游擊部署要旨。是夜也，在胡宗南與賀國光的總部溫酒敘闊，晤談殊歡。不料共軍先已偵知國軍集中蒙自，顧祝同正指揮前空軍總司令馬鈞所率領的一個空軍中隊，日夜撤運部隊來臺。共軍竟集中三個軍的兵力，向蒙自猛撲，蒙自急電西昌，請他不要再回到蒙自，以防不測。蒙自方面的國軍，則在加速撤出。於是顧祝同悵望南天，喟然太息。第二天一早方由賀國光、胡宗南黯然送別。他仍然單機直飛，在蒙自上空低飛遊行，希望還能够在蒙自降落一次，奮力一戰。却是蒙自已於前一日失陷，電務員始終無法與地面取得連絡。顧祝同也就祇好下令巡飛海南三亞，於元月二十日轉返臺北。從此以後，人情味至為濃郁的大西南，就僅祇存留於他的回憶與懷念之中了。